



# 跨過青春這坎

她真想躲进娘娘庙里，好好痛哭一场，哭出未婚妈妈的艰辛和悔恨；

她不得不和每一位有钱人的妻子一样，被时代的潮流冲平心中的棱角，只能用容忍和迁就来保全虚荣，委屈求全地给自己和孩子一个完整的家。

梦露◎著

中国文联出版社



跨過青春道坎

梦露◎著

中国文联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跨过青春这道坎 / 周晓露著. —北京: 中国文联出版社, 2012.2  
ISBN 978-7-5059-7490-6

I. ①跨… II. ①周…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013038 号

书 名	跨过青春这道坎
作 者	周晓露
出 版	中国文联出版社
发 行	中国文联出版社 发行部 (010-65389150)
地 址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100125)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责任编辑	樊东屏
印 刷	三河市国英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880×1230 1/32
印 张	7.25
版 次	2012 年 2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059-7490-6
定 价	26.00 元

您若想详细了解我社的出版物

请登陆我们出版社的网站 <http://www.cflacp.com>

## 简介

---

主人公薄明兰是一位美丽、善良的乡村高中生，她单纯而又虚荣，始终坚信女人的美貌就是取得幸福的资本，她放弃学业和深爱她的阿哥，来到大都市打工，掉进一个毒枭粉红色陷阱，做了他的三奶，成为一位未婚妈妈。在毒枭被“击毙”的枪声中，儿子出世了，上演为什么生我的人间悲剧。上无盖瓦，下无草窝的母子，沦落到以捡破烂为生的绝境，孤苦伶仃地漂泊在纷繁的都市里……最后，女主人公想追回纯真的爱情，但是恋人却和局长的女儿结了婚……

主人公童年的小伙伴海燕在逆境中刻苦学习，后来留学日本，回国后，嫁入豪门，她常常在老公出差时，悄悄塞给他几个避孕套，并告诉他男人是视觉动物，容易冲动，但是安全才是最重要的。最后，她不想将自己的幸福建立在别人的痛苦之上，便将老公还给了他的结发妻子，创办了《婚姻维修站》，试图用种种新思想和新思维，来唤回那些对家庭不负责任的男人的心……



灰蒙蒙的富阳江畔，停下了一辆黑色宝马轿车，车门被缓缓地打开，走下两位面容憔悴的中年男女，他俩儿面色苍白，双手颤抖，面对水流湍急的江面不断抽泣着——他们是在怀念十五年前自己年仅六岁的被卷入漩涡的儿子——薄茶壶盖，这两位便是文中的男女主人公薄明兰和任强。

当初，小明兰在蹒跚学步的时候，见到她的人都喜欢喊她白雪公主。到了青春花季，她更加出落得像一朵莲花般清纯动人，一米七零的S身材，一张俊俏的瓜子长脸，在那柔顺飘逸的纤纤长发映衬下，显得格外妩媚动人，而那双机灵的大眼睛，就像两颗水灵灵的葡萄。双颊还有两个迷人的酒窝，当她微笑时，那腼腆的样子更令人陶醉。

那夜月色朦胧，窗外传来阵阵清脆的蛙鸣声，似乎给闷热的天气送来一份凉意。明兰睡在自家用砖块搭着三块板的小床上，手中紧握

着一把草扇，左右不停地摇晃着，她的脑海里编织着各种各样关于未来的图景，想象着自己也能过上美好舒适的生活。这种想象，在她心里已经存在不止一天了，但是，生活带给她的只有不尽的烦恼，她郁闷地咬着嘴唇睡着了。

一会儿，她又被青蛙的鼓噪声吵醒了，四周的空气更加闷热，这个暑期一结束，她就是高二的学生了，虽然学习成绩优异，可是，还有两年漫长的时光才能考大学。妈妈卧病在床，弟弟还小，家里只靠那日渐衰老的爸爸在田间劳动，供自己上学和吃穿，她很想马上辍学，出去打工挣钱填补家用。她始终坚信，像自己这样温柔美丽的姑娘，嫁个有钱人还是不在话下，那样既能养家，也能让劳累的爸爸好好歇息……她这样反复地想着，心就像被一块巨石压得喘不过气来，如果一辈子都呆在这个贫穷的乡村，一旦高考落榜了，仍然还要下地干活，然后嫁个男人传宗接代，那这一生还有什么意思？思来想去，她觉得心里越来越烦闷，就猛地用被单蒙住了头。

天刚亮，明兰就拉上同学任强和海燕，想一同出去走走。

任强是位不仅人长得帅，而且非常勤劳，积极向上的小伙子，他和薄明兰是同村人，小时候常常一起玩耍，每每遇到其他小朋友欺负小明兰或拿她的酒窝开玩笑时，他就会挺身而出，告诫别人说：“兰兰那两个漂亮的酒窝，是等我长大了，送给我喝酒用的，今天谁也别想欺负她！”如今，他们都长大了，又是同班同学，分别担任着班级的重要角色。往往班里有什么活动，都是他俩一起商量，然后再决定的。

明兰已经出落成了一位亭亭玉立的大姑娘，这使任强对她的喜欢渐渐演化成了爱恋，他常常将妈妈给他的零用钱偷偷的攒起来，然后跑到

街市，买来漂亮的项链和头饰，在夜色笼罩下，拉着明兰来到静悄悄的操场边，认真地给她戴上，之后，他会兴高采烈地双手一拍，风趣地说：“美丽的灰姑娘，在我腾达的那一天，我要为你买来名车和别墅，你要为我生下高智商的龙凤胎，龙，要和他老爸一样聪明；凤，要和她老妈一样美，然后为他们取名为任大智和任美美，再然后把你来个金屋藏娇……”还没等他说完，明兰就会扑过去，一把抓住他的衣领问道：“金屋藏娇？好啊！还没辉煌呢，就冒贼胆了，看我怎么打你！看我怎么打你！”边说边使劲地拍打他，任强往往会一个劲地点头求饶说：“太太手下留情！夫人手下留情！老婆手下留情！口误！口误！只是口误！”

有时，任强也会将妈妈为他准备的午饭带到学校，等到一下课，就会怀里揣着饭盒，来到明兰的宿舍门前，喊着：“兰兰，兰兰”，他是准备和明兰分享这份午饭。虽然他常常这样做，但每次一来到门前，看到那些和明兰同班的女孩子，他仍然会脸红心跳，而那些女孩不知是出于嫉妒还是羡慕，便信口开河地对他说：“她出去了，一会儿才能回来。”这时，任强就会傻傻地站在那里，期待的目光四处张望着，最后，往往是女孩们实在看不下去了，才把明兰叫出来，目送着两个人向操场走去。

等明兰吃完，任强往往会一个人走进食堂，买一份最廉价的萝卜干饭菜，然后狼吞虎咽地吃着。等大家都吃完后，他会一个人在空旷的食堂里四下捡拾那些被学生们扔掉的矿泉水瓶，把它们装进一个大塑料口袋里，再拎回宿舍，塞到自己的床底下——他是用这些瓶子换钱，来补贴自己困窘的生活。虽然他做的这件事无可厚非，但有的有钱人家子弟却会常常向他投来不知是鄙视还是讥讽的目光，这目光常常让



他自惭形愧，对于有些暗下称他为“空瓶王子”的人，他除了沉默不语，心里还会升起一种男子汉的豪气，他想：他总有一天要用自己的成功来回答他们的讥讽，除了父母和自己的前途，还要为了明兰，这一切，让这个小男子汉常常提醒自己：一定要咬牙度过这段日子！

海燕的命运可不算太好。虽然是父母晚年得子的掌上明珠，但是，她却长了一张平平的大脸蛋，所以“烧饼脸的丑小鸭”就成了她的雅号，可是，她聪明伶俐，活泼可爱，父母依然很宠爱她，但不幸的是，有一年春节前夕，身为村长的老爸和当地工商执法人员在查处非法鞭炮生产窝点时，不幸被炸身亡，离开了人世，那一年她才9岁。尽管她喊破了嗓门，磕破了头，也不能使面目皆非的爸爸睁开眼睛看自己一眼。她实在承受不了昔日疼她、爱她的爸爸匆匆离去的打击，从此，她天天像跑了魂似的丢东忘西，成绩直线下滑，后来不得不在小学三年级时留了一级。

失去亲人的伤痛在人们心里是永远不会消失的，关键在于活着的人是否能将悲伤化为对生活的一种理解和对生命的一种新的认识，以此来慰安亲人九泉之下的灵魂。小海燕用了不到半年的时间，就从悲痛中站了起来，努力奋发，下降的成绩很快又追了上来，并且还跳了一级。

走在赶集的小路上，三个人的脚都被小草上的露水打湿了，明兰心里又泛起了一层忧郁：去年家里的耕牛死了，爸爸的身体又渐渐衰老，今后怎么种地呀？想着、想着，泪水不觉湿润了她的眼眶，她面带忧伤地说：“心好烦！我家境的现状已经不允许我去考大学了，我想去打工养家。”

任强听了，惊讶地说：“啊？那怎么行？你的成绩这么好，现在的社会，没技术无文凭，到哪儿打工去？最多做个一天要站八个小时的营业员，一个月的工资只够自己吃住。”

海燕也急了，责怪道：“明兰，你在瞎想什么？困难只是暂时的，我们都要跨过青春这道坎啊！”

“家里耕牛死了，也没钱买，就是我当牛也犁不动这么多田地啊？”明兰说着，心酸的泪水又慢慢地流了下来。

“下一次农忙，我上午忙自己家的地，下午去给你家帮忙，我们一起度过难关。”任强安慰她说。

听了他们的话，明兰觉得这种发自内心的友爱就像一股暖流，流进自己的心田，她感到有股无形的力量在托举着自己的心灵，使心里压着的这块巨石轻了许多。

谈话中，三个人不知不觉到了街市。街市虽然不大，街道也不宽，但是，街两旁都是琳琅满目的商品：有卖衣服的，有卖食品百货的。尤其是街中间那家婚纱影楼的两间小洋楼，显得特别耀眼。她目不转睛地欣赏着小洋楼，看着那张张神采飞扬的明星照，心想：我的命好苦啊！如果我能生在这样的家庭，能在这样衣食无忧的环境下学习，我肯定也能考上北大……

她正在漫无边际地想着，突然，影楼上一个男人的吼声使她打了一个寒颤：“喝！喝！喝！整天不是和妈妈吵架，就是喝个烂醉，你把我妈妈气到哪里去了？”

明兰等三个人循声望去，见二楼一扇镶着落地玻璃的窗户里，一个年轻人正在大吼大叫，忽然，他好像失去了理智，抓起身边的酒瓶

就向窗户砸去，只听“哗啦”一声响，玻璃就像爆炸似的开了花，一片飞落的玻璃碎片正好扎在了仰头看热闹的明兰的头上，顿时，鲜红的血流满了明兰的脸颊。任强惊恐地抓住她的胳膊，不知所措地将她搂在怀里。

海燕的胳膊也被砸破了，慌乱中也不由惊恐地尖叫起来，这时，任强已经冷静了下来，他急切地对海燕喊道：“海燕，快捂住明兰的伤口，我们赶紧去医院。”海燕举起不听使唤的双手，紧紧地按住明兰的头部，接着又大声地向楼上呼喊：“快来人啊——酒瓶伤人啦！”海燕这一声喊，让那年轻人知道自己闯了祸，他急忙住了手，连滚带爬地从楼上跑下来，和任强一起架住明兰，去了医院。

医生检查完伤势以后，开始给明兰清洗伤口，只见她脸色苍白，静静地躺在床上，显得非常虚弱。

任强看到明兰的这副样子，心都快要碎了，他愤怒地攥起双拳，一边狠狠地向肇事的年轻人砸去，一边骂道：“你真他妈不是人呀！你长眼睛没有哇？”

那人耷拉着脑袋，自责地嘟囔道：“大哥，你打吧！狠狠地打！多打几拳你心里会好受点！”任强见他这样，便也不好多说什么，只是扭过头长叹了一口气，然后将双拳重重地砸在了墙上。

工夫不大，从门外进来一位中年妇女，只见她咬牙切齿地冲着肇事的年轻人骂道：“你这败家子，已经是初中生了，还这样闯祸，你不知道家里穷得叮当响啊？我和你爸爸又不是一天吵架，你用这种鲁莽的方式能解决问题吗？”说着，伸手便给了他一记耳光，然后转身来到明兰面前，心疼地抓起她的手，内疚地说：“闺女——阿姨代表

小军向你道歉，对不起你啊！”说完，便“呜呜”地哭了起来。

明兰睁开了双眼，轻声说：“阿姨消消气，他也不是故意的呀！”

小军的妈妈擦干泪水说道：“罪魁祸首都是他那吃喝嫖赌、不负责任的爹造成的呀！真是常言说的好——干得好不如嫁得好啊！我会个照相的技术，大把大把的把钱往家里挣，”她忿忿地叹了一口气，又更加委屈地说道：“就这样，还是不够他逍遥，跟他离婚改嫁吧，孩子就没有一个完整的家了；不离婚吧，你对他宽容和爱，也不能使他改变恶习，女人呀——这婚姻大事，可是决定自己一生是否幸福的根本啊！”

一会儿，小军的妈妈就先回家凑钱去了。

任强心疼地抚摸着明兰的额头，不断地安慰着她，说：“兰兰，伤口还疼吗？我心疼呀！”说着，他紧紧地攥住了明兰的手，在她的手背上轻轻地摩挲着。

明兰暂时忘记了伤口的疼痛，她的目光凝视着他的眼睛，心里悄悄流淌着一种和以前不一样的感觉，这种感觉使她沉醉和愉悦，她此时感到，在这个世界上，只有她才是最幸福的女孩。

任强也深情地凝视着她，呼吸也比以前变粗重了。明兰已经感觉到他一定和自己一样，心里也会有一种说不出的、使心灵颤抖的那种最真挚的愉悦……

爸爸不知什么时候来了，他轻轻问道：“闺女——你醒了？伤口还疼吗？”

爸爸的话，使她发现这不是花前月下，而是在医院。这时，她才感到自己的伤口还在钻心般地疼痛，便闭上眼睛睡了。

太阳快要落山了，她忽然想起了妈妈，虽然她双腿瘫痪来不了，但是，此时她的心里一定是在为自己焦急。她睡不着了，便抬起身来对爸爸说：“爸——你先回去吧，妈妈和弟弟在家肯定急坏了，我的伤口已经不太疼了，大概明天就能出院了。”

明兰看着瘦弱的父亲，心里有种说不出的感觉，似乎有个声音在问：有谁能了解没有文化，没有技术的人，在这贫穷的黄土地上，还要承受多久的无奈和煎熬啊？

任强到街市去了，十几分钟后，他兴冲冲地回来了，手上还端着一碗热腾腾的鸡汤面，一进屋，就滑稽地吆喝道：“香喷喷的鸡汤面来了，五块钱一碗。”他这一吆喝，还真像店小二在促销面条，逗得明兰开心地笑了。

任强看到她那对小酒窝，觉得心里放松了很多，便走到她跟前说：“兰兰，带你出去走走，好吗？”

明兰故意撅着嘴，腼腆地说：“不行！人家走不动嘛。”

任强心疼备至地托起她的腰，哄道：“那——我来抱你吧。”

明兰含情脉脉地摇着头，说：“嗯——不好意思！麻烦你啦。”

任强不再说话，他伸出双臂，轻轻地将她抱下床，慢慢地向院内的花坛走去。

一轮皎洁的明月散发出柔和的光，好像要照亮前边的小路，希望他俩手牵手一起走过漫长的时光。两个人谁也没有说话，明兰只感到心在乱跳，脸也火辣辣的，她似乎感觉到有一件自己期待已久的事情就要发生。

任强停下了脚步，慢慢握住明兰的手，声音有些颤抖地说：“我

爱你！”

明兰似乎有些醉了。许久，她才轻轻地吐出几个字：“我也爱你……”接着，便羞答答地将脸埋进了任强的怀里。

任强的心感到痒痒的，他说不出一句话，仿佛火热的激情已经把所有的话语都烧干了，他只是陶醉地搂着明兰的腰肢，低头吻着她散发着清香的长发，此时，任强只希望他和明兰永远这样依偎在一起，直到地老天荒。

月亮一会儿被云彩遮住，一会儿又从云里悄悄钻了出来，四周静悄悄的，只有几只秋虫在低低地吟唱。

“强，我的心好颤，也好醉，我怕……咱们还是回去，好吗？”明兰腼腆地说道。

“兰，我和你有同样的感觉，你不觉得此时此刻太美好了吗？”说着，他攥着明兰的手，紧紧地贴在自己的胸前。

明兰已经说不出话了，只是紧紧地把抱着任强的大手。

“兰兰，我爱你，我一定要娶你！我要好好学习，考上名牌大学，带你飞出山沟。”任强说罢，便激动地吻着明兰那对迷人的酒窝，而明兰则笨拙地偎在他的怀里，听着他有力的心跳，不觉如痴如醉地仰起嘴唇，闭上了双眼……

任强急促地喘着，一把将她抱起，向池塘边那块绿油油的草坪走去。

他俩轻轻地坐在地上，任强将明兰柔软的躯体紧紧地拥入怀里，又缓缓地抚摸着她柔滑、飘逸的长发，一种愉悦的、舒爽的、使心灵颤抖的感觉，让他无法控制火热的欲望，他像喝醉了一样，双唇颤抖地吻向她丰满的胸脯……

突然，不远处传来一个男人阴沉沉的声音：“兰兰小姐——请你来我办公室一趟。”两个人吃了一惊，抬头一看，只见前面站着一位穿着白大褂的秃顶男人，那嫉妒的目光正像钉子一般盯在任强的脸上。

任强赶紧将明兰扶起，疑惑不解地问：“请问，你是……？”

那人傲慢地答道：“我姓钱，本院的院长，也是小军的大爷，是想和你们商量我侄子给薄小姐造成的意外伤害赔偿事宜，请来一趟我办公室。”

到了办公室门前，那位院长颇有风度地打开门，头也不回地说：“只要薄小姐一人进来就行了。”明兰胆怯地膘了一眼任强，只见他面红耳赤，显得有些不快，他犹豫了片刻，才心有不甘地对她说：“那好，你先去吧！我等你。”

明兰勉强地跟着钱院长走进屋里，只见他用眼睛扫了一下四周，然后“嘭”地一声关上房门，凑过来说道：“兰兰小姐——你妈妈常年瘫痪在床，还需要吃药打针，你爸爸无论怎样佝偻着身板，去翻那几块泥巴地，都逃脱不了‘贫困’二字呀！你也老大不小了，该懂事了，要为家里献上自己的一份力了。”

明兰感到自己的心如同针扎般的疼痛，她喃喃地说：“钱院长说的对！可是，我一个学生又能怎么办呢？”

钱院长令人不易察觉地笑了一下，又慢吞吞地说：“我有办法！”说着，便神秘地踱起了方步，似乎在考虑着什么。

明兰瞪大双眼看着钱院长，急切地等待着他口中吐出的“灵丹妙药”。

那院长踱了好一会儿，忽然猛地站住，火辣辣地打量着明兰丰满

的胸部，然后阴阳怪气地说：“薄小姐——你长得真的太漂亮了，简直就是仙女下凡呀！我已经欣赏你一整天了……”

听到这些话，明兰感到自己有种说不出的感觉，但看到他那张老脸上的皱纹，又像吞了一只苍蝇那样恶心，她淡淡地说：“钱院长，请您直接告诉我赔偿结果，好吧？”

那人一听，不但没生气，反而眉开眼笑地说：“没想到，薄小姐烦躁不安的时候，也是如此温柔啊？我说，我说！”接着，便从抽屉里拿出一个装的鼓鼓的牛皮纸信封，“啪嗒”一声甩在她面前的桌子上，然后挺胸抬头地说：“一个家庭的顶梁柱男人如果不行，那这个家就会永远都处于瘫痪的状态，所以，我弟弟的家才会一贫如洗，这次我侄子给你造成的伤害，他家一分钱都拿不出来，不过，有我钱院长在，绝对不会亏待你这位貌若天仙的大美女！像你受的这个伤害，撑死一千块钱赔偿就足够了，可是，我给你五千，其中四千是我钱某人给你薄小姐买漂亮衣服用的。”说着，他拿起信封就向明兰的胸脯靠近。

明兰惊恐地躲闪着，两眼直直地看着门口，她是想呼喊任强，那位院长倒是很有自知之明，他也看了门口一眼，便赶紧坐回到自己的椅子上，又长叹一声，似乎有些语重心长地说：“女人的固执，会使自己错过很多获得幸福的机会。你跟着那个一贫如洗的穷小子，能有什么前途？你没听说外面的漂亮女人都愿意傍大款吗？”

明兰感到脸上一阵发热，她当然知道这句话的含义，也知道有许多漂亮女人对此有着无限的向往，因为那样可以衣食无忧，可以过上她们向往的日子，再也不用去挤公共汽车，再也不用早出晚归地去上班，她



们还可以吃好的，穿好的，买高档的衣服，高档的化妆品，这样的生活，难道不也是自己一直在心里追求的吗？

也许是看到明兰脸上有了一些细微的变化，那钱院长的脸上竟泛起了几缕令人不易察觉的喜色。

这时，已经在外面等了半天的任强疑心重重地走到门前，他出乎意料地听到了“傍大款”几个字，不由心头一震，似乎有一团火在心里烧了起来，他无法控制住自己，便像一头发怒的雄狮，一下子撞开门，气势汹汹地冲那院长吼道：“你混蛋！”

只见院长把脸一沉，目光直直地扫在他的脸上，神色有些鄙夷地答道：“我怎么混蛋了？你能给薄小姐解决燃眉之急吗？我替我弟弟给薄小姐做出超值的赔偿，能算的上混蛋吗？你说，咱们俩到底谁是混蛋？”

这种在心上人面前的羞辱，就像一枚炸弹，无情地灼伤了任强的自尊，他不知所措地指着院长，浑身哆嗦着说不出话来。

明兰受到了极大的震动，爸爸用人工犁田，家中漏雨的三间小屋，以及自己家里那个破旧的木板床，种种情景都像电影一样从自己的脑子里闪过，使她真想伸手拿起那个装有五千块钱的信封，给家里救急用。可是，羞耻之心令她无法伸手去拿这沓钱。

一会儿，任强缓过劲来了，愤怒地说：“人穷志不穷！我们宁愿分文赔偿不要，也不要你的钱！”说完，他拖着明兰摔门而去。

夜晚，明兰躺在病床上辗转反侧，她在想：自己的家境几乎一贫如洗，如果能得到那些钱，拿它去买耕牛，去买家里急需的东西，爸爸也就不那么累了；如果拿去给妈妈治病，或许妈妈就能站起来了，